

編後語

今年是二十世紀重要思想家阿倫特誕生一百周年。本期刊出中外學者六篇文章，從不同角度評介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精湛研究及其對現代性境況下人的生活狀態的批判性思考。

阿倫特思想之所以至今仍具有極大魅力，正如法國學者西蒙—納安指出的那樣，就是因為「她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回應，與此同時又不向現代性作出讓步，這樣就避免了那種因對極權主義的天使般批判而產生出來的幼稚形式」。阿倫特用恐怖來定義極權主義本質，它吞噬整個社會制度（布呂德尼）。為了防範這種災難，最重要的是「在極權對人類存在的進犯面前」，人「必須設立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他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徐賁稱之為「抗惡的防線」。在阿倫特與左翼人士的交往和思想互動中（孫存之），和她出於反對政府過度干涉私人領域而批判美國的統一教育（孫傳釗），以及她指出的政治是建築在「人的多樣性」基礎上，必須要區別「沉思的生活」與「積極的生活」（張倫），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經歷過納粹迫害的知識份子，用她永不倦怠和妥協的思想對時代做出的回答。在當今中國，對某些以「不思想、無判斷」作為行為準則的人來說，阿倫特那種拒絕讓步的精神和思想，不正是彰顯著「報警的藝術」嗎？

極權主義也曾給二十世紀中國、特別是十年文革留下了深重印記。本期刊出三篇文革研究重頭文章，王年一、高華、唐少傑以生動的一手材料，剖析若干重大高層政治事件，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背景，毛個人凌駕於全黨的帝王地位，毛與林彪、彭德懷等中共高層官員、軍隊將領的複雜關係，以及毛接見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展現出文革從發動到群眾造反階段結束，再到「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破壞殆盡」而進入尾聲，令讀者可以審視發生在這個「瘋狂年代」的一連串殘酷詭異的政治鬥爭，警惕文革災難重演。文革結束已三十年，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也進入信息時代，我們還要向讀者推薦王錫苓、李惠民、段京肅合撰的以及邱林川的兩篇討論互聯網和信息通訊文章，二文對信息究竟在中國城鄉底層如何發揮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在西北農村的應用中值得注意的現象，都有切實認真的描述和評論。

最後，要向各位報告的是，在八九月由夏入秋之際，本刊編輯室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動：黎耀強先生和林立偉先生已經找到更適合他們發展的工作，先後於編完八月號和十月號之後離開我們。立偉中英文俱佳，埋頭苦幹、認真編刊十餘年；耀強雖然擔任副編輯僅兩年多，負責編輯室團隊運作卻極其出色，他們的敬業精神和專業水平都是令人欽佩的。依依不捨之餘，我們在此衷心感謝他們對《二十一世紀》的貢獻，並謹祝二位事業成功，前程遠大。時值中秋，可惜是「十分好月，不照人圓」。但深想一層，「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話恐怕是常理，也是沒有人或事是能夠例外的。思念至此，也就可以釋然了。